

逃 命*

(电视剧本)

〔美国〕D. 鲁泽尔

任 远、蔡国芬译

淡入

1. 外景。壮观的霓虹灯广告牌在夜空中闪烁。长焦镜头俯拍的大字：拉斯·维加斯

2. 内景。某旅馆休息厅。一排自动投币摇彩机正在运转

保罗·布赖恩把一枚硬币投入机器。在他跟前站着一名年轻的侍者，提着保罗的皮箱。保罗推动操纵杆，盯着转动的轮子。轮子突然停了一下，吐出一串硬币。保罗大笑起来，伸手挖出这些角子：“头彩！我刚到维加斯两分钟就中了头彩！”

侍者（无精打采地搭讪）：好哇。

保罗（惊喜地把他刚得的赢头收起来）：谢谢！我刚来一会儿就觉着这儿不坏。

侍者：那是在引你上钩，你就要把这些角子送回去，还得赔上更多的钱。

保罗：我知道，你是不是上过钩？

侍者：每个人在维加斯都得上钩。不是在这件事上就是在别的事上。（他提着皮箱走开）每个人在世界上都得上当，不是在这件事上，就是在其他事上。

* 根据马克斯·韦力的《为电视写作》（1970）一书所载电视剧本译出。——编者

保罗作了个不以为然的鬼脸,跟着侍者。

保罗:你多大年纪了? 这样玩世不恭!

3. 内景

随着一阵疯狂的摇摆舞曲,在一个玻璃罩中,萨拉·辛克莱穿着短得不能再短的有饰边的裙子在跳舞。她二十一岁,柔嫩而迷人,令人爱怜;她的动作似乎带有挑逗性,跳着跳着,她把手腕放到眼前。

4. 保罗的主观镜头

保罗(微笑着一边跟着侍者走一边说):你似乎不喜欢这里的一切?

侍者:不喜欢玻璃罩里的姑娘。

5. 保罗再一次向玻璃罩那边瞥了一眼,他的脸色陡变

萨拉已经把她的手从她脸前移开,正闭眼舞着。

6. 保罗与侍者两个人的中景

保罗:她的名字是不是叫萨拉·辛克莱?

侍者:我是被雇来给您提行李的,还会告诉您空调器怎样开关,还可能给您带点冰来。至于聊天的事,您最好去找任何一个别的人。

保罗(清醒了一些,向侍者):把这些东西拿到我的房间去,把钥匙给我。我在这儿呆一会儿。

侍者:是,先生。

7. 跟拍

侍者穿过休息厅走了。保罗踱到休息厅边上的一张桌子旁。

侍者朝坐在那里的那个男子走去。这人叫卡尔·凯庇,大约四十岁。他拥有这个旅馆,或者至少是旅馆的挂名人物。此刻他正在打电话。

侍者(轻轻地):凯庇先生,请原谅……

凯庇结束了一句长句子,然后转身看着侍者。

凯庇(和藹地):什么事,孩子?

侍者:坐在十六座的那个小伙子,他认出了萨拉,叫她“萨拉·辛克莱”。

凯庇:谢谢你,孩子。

侍者:是,先生。

侍者离去,凯庇拿起电话听筒,然后,向十六桌方向望去。

8. 从凯庇的角度拍第十六桌

保罗坐在桌旁,一个穿紧身衣的女招待端上了一杯饮料,保罗的注意力集中在玻璃罩那边。

9. 特写

保罗满有兴趣的表情,同时又有些困惑不解。

10. 保罗的主观镜头

萨拉依旧隐晦地卖弄着色相,她的舞跳完了,音乐也停止了。

11. 广角镜头拍摄,包含了保罗和萨拉

萨拉走出玻璃罩,径直朝凯庇那儿走去。当她经过保罗桌旁时,保罗起身,轻轻地打招呼:“哈罗,萨拉。你父亲知道你在这儿吗?”

萨拉(停下步子,认出了他,并且下流地笑了):布赖恩先生,我说保罗,你必须记住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姑娘啦!

她准备伸出手,却放下了,又接着问:“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座学校和教堂的城市来了?”

保罗:按他们的说法,我是为了水才到这儿来的。我是来看你的,而且——你父亲知道你在这儿吗?

萨拉:那他知道你在这儿吧?成年人不必每小时都同他的双亲保持接触。

保罗:行了,萨拉,你是成年人了。同我一起喝一杯,怎么样?

他挪开椅子。她犹豫着,朝凯庇的桌子望去,压低声音说道:“演出结束后,大约在早晨四点钟,我们到马路边的棕仙冷饭店去。”

你可以要一客混合饮料或者一盒小甜饼,或者其他什么。”

保罗:我觉得我该要一客混合饮料或一盒小甜饼。

她没有再说什么,大步穿过大厅,保罗重新坐下,并且招呼女招待。

12. 萨拉这会儿坐在凯庇的窗口凳上。从她的视线望去,凯庇正在打电话,并未注意她。一个男招待走来,问她要些什么

13. 夜,冷饮店。镜头从两只牛奶杯上拉开,又推向主人公

萨拉和保罗坐在一角,他们用长长的麦管吸吮着饮料,并且满含着赞赏相视而笑。

萨拉:关于维加斯至少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他们善于搅和混合饮料。

保罗:对于维加斯,还能说些别的吗?

萨拉:随便什么事都行。它就是我们向往的地方,是极乐世界。

保罗(惊诧地):维加斯吗?

萨拉:是啊,是明天的世界,我可不是指那些宇宙上的玩艺儿。

14. 镜头摄出冷饮店的纵深景

这时一个侏儒和一个歌剧女演员在摆弄一架自动投币摇彩机,他们心不在焉,无精打采地赌着,看来对此道并不十分感兴趣。

15. 双人镜头

保罗:一个侏儒同一个歌女在一起,在早上五点钟赌一场,这就是所谓的明天世界吧?

萨拉(急躁地):不,伙计,不。他们正在自我反省。你没瞧见吗?你所能做的,只不过动弹肌肉,比如你站立着或者坐着什么的。但是在他们的脑袋里呢,却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了。

保罗:那个世界你去过吗?

萨拉:两年前,我以嫁给我父亲所反对的家伙的方式去过了!

保罗:还有呢?

萨拉:那家伙是一个傻瓜。

保罗：那你的父亲是对的罗！唔？

萨拉：我的样子是不是像被刺伤了？

保罗：对于你，无论看上去还是听起来，都像是早已死去了。一个任何人都认可的顶顶美丽的姑娘，体重达一百一十磅，智商在一百六十以上——我记得我曾经听到人们这样提起你，你是有足够资本为所欲为的……。

萨拉（突然拼命摇晃着，高声带侮辱性地叫道）：什么？有足够的资本为所欲为（从凳子站起来，显然是要走开）？

保罗：再见。为了混合饮料谢谢你！

萨拉：再见。（往外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你在这儿，还有什么事需要我为你效劳吗？

保罗：我还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明天和我一同去科罗拉大峡谷呢？

萨拉（笑了起来）：那就是你要去的地方？

保罗：我从来没去过那里。谁见了我都说，最好在死以前去看看大峡谷。

萨拉（摇头）：晚安。要是你什么时候见到我父亲，把我的爱带给他。

保罗：我不打算见他——不过，行，晚安！

当萨拉经过侏儒和歌女曾经摆弄的自动投币机时，带着维加斯所特有的那种陌生、茫然的神情，投放了一枚角子——很明显，她已经把保罗忘在脑后。机器响了三次——没赢。她径直走出去，再也没回过头来看一眼。

16. 内景，旅馆走廊，白天

保罗提着甜饼盒，拿着钥匙，走近一间房门旁。当他把钥匙插入锁眼时，一个男人的手抓住了他的手腕。

17. 广角镜拍摄

随即出现一张坚毅的男人的脸，这是查理。他穿着运动衫和便

裤。他身后是斯特福,和他一样的打扮。斯特福是招待的头儿,他后面还有第三个人,他是一个更健壮的家伙,穿着运动裤,他的胳膊上搭着毛巾。

查理:你是从纽约州永克斯来的阿尔培特·史密斯先生吧?

保罗:不,我不是(试图抽出他的手来)。

查理:可这是史密斯的房间呀!

保罗(看了看自己的钥匙,接着打开了房门,又朝屋里看看):
不,这是我的房间。(再一次看了看被抓着的手腕)我姓布赖恩,保罗·布赖恩,从旧金山来,您能不能放开我的手腕?

斯特福:我认得这就是跟我们玩了两宿扑克的家伙。我敢发誓这就是史密斯!

保罗:我倒是在两天前参加过加利福尼亚滨河公路上的赛车。

查理:我们要找的也正是一个赛车司机。

保罗:可我不是司机,我是律师。如果你把你的手放开,我会感激你的!

查理照办了,保罗提起旅行包。

斯特福:看来你真是布赖恩了,行啊,你在维加斯要呆一阵子,是不是,先生?

保罗:几个小时。

斯特福:然后回旧金山?

保罗:为什么我总觉得你从来就没有认为我真是从纽约永克斯来的阿尔培特·史密斯?

查理:你打算在维加斯只呆几个小时?然后去哪儿?

保罗:我想去大峡谷。

查理:一个人去吗?

保罗(逼近他):为什么?

斯特福:我们忠告你还是一个人去的好。还建议你像自己说的那样几小时以后就走,而且不要带任何人。

保罗：比方说什么人呢？

斯特福来了个闪电般的突然袭击把保罗的手指拉到门框上，为了反抗，保罗倾斜着身子，并且往门道里挣扎，在这同时，查理以同样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门关上；保罗因手痛而叫起来。查理抓住保罗右腕并且把他的手指数夹住。

查理（直率地）：嘿，伙计们，当心一点，你们打算把布赖恩先生的手指都压碎呀？

18. 保罗痛得满头大汗

19. 仰拍

斯特福：许多人都认为在维加斯不会受到伤害，他们认为这里只是一个有趣的镇子。

查理：那就太蠢了。你在维加斯会吃苦头的。

保罗：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是真话。

突然，门开了；他们放开了他的手腕，他们中的一个，轻轻地把他推进了房间。

20. 保罗跌跌撞撞地进屋，握着他那受过伤的手指头，并不时地甩甩手，以抵消手的疼痛。然后，他看到屋子另一边的电话机，直奔向那里，抓起了电话听筒——

保罗：接线生，我要地方……

他中止了通话，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他的报告可能会遇到什么，他皱了皱眉。

接线生（话筒内的声音）：喂，先生？……

保罗：没什么。请在三个钟头以后叫醒我，行吗？我想歇一会儿。

接线生的声音：是，先生！……

保罗神情不安，瞪着自己的手指，用手帕把它们包扎起来。

21. 一张粗糙的速写画（用铅笔画在折迭起来的便条纸上）

画上是—一个长相恰似萨拉的女孩，她举起一根手指贴近嘴唇，

• 200 •

作出保持沉默的手势。保罗用裹着纱布的右手从地上把这张纸拾起来……

22. 旅馆停车场

保罗打开车门,手中还拿着那张纸;他转过头张望着。一个侍者提来了保罗的皮箱。保罗再次翻开那张纸条读着,一边作了个手势让侍者把皮箱放到汽车后排座上。

23. 纸条的特写

“OK! 我乐意去看看大峡谷,我在拉·米拉达大街 22 号 A 等你。嘘,我是偷偷摸摸地出走的!”

24. 保罗有些迷惑,他被逗乐了,当他把小费递给侍者时,用一只手把纸条装进衣袋,并准备跨进小汽车驾驶座里去

25. 一副精心制作的摩登女式太阳镜正戴到一个人的脸上

26. 保罗和萨拉两人全速飞驰在沙漠上一条平坦的,没有叉道的公路上。阳光耀眼,他戴着太阳镜,萨拉坐在他的身旁,也戴着一副太阳镜

萨拉:今天,我在每件事上都要超过你。

保罗微笑了一下。

萨拉:我已经看见太阳落山了,我联想到,太阳已经变成一个大大的充血的眼球!

保罗:“太阳是一个充血的眼球”——拉斯·维加斯女演员对世界的看法。

她抿嘴窃笑,逗人喜爱。

萨拉:我喜欢,我喜欢想到自己是拉斯·维加斯的女演员。

保罗:那你今天为什么来呢?

萨拉:哦——你知道(从她喉咙深处发出快乐的傻笑,并打了一个含糊的手势)。

保罗:不,我不知道。

萨拉(急躁地):只是为了来看,你知道。

保罗(耐心地):看什么,萨拉?

萨拉:哦,如果人们照样真的在做事——任何事都行——驾驶汽车来来往往,彼此聊大天——你好,弗先生,你的牵牛花长得怎么样?我可以约你在某个时间去吃饭吗?——十加仑,劳驾,请让我瞧瞧油的质量——伟大的苍天,这儿就是大峡谷吗——现在我已经看到法国巴黎的卢浮宫了,让它按照第二方式矗立着——哈哈,穿着宽腿裤可别穿高跟鞋,别忘了在城里要戴白手套,要说“请”字。我从不曾在伦敦住满一个季度,一切都变得那么卑下——上帝保佑瑞士银行,我有限的储蓄救了我的命——一个红衣主教自称是你的“大人”——别在落日时滑雪;两个汉堡包,只需要一美元……

她突然深深地跌入自己的座位,紧抱双膝以防止身子的摇晃,狂喜地嚎叫,心情极佳,女孩子式的大笑;她用手托着脸,正像跳舞时那样,她笑的时候,微微扭动腰肢,也好像正在跳舞。

27. 保罗困惑地望着她,不知所措

28. 萨拉正瞧着他放在膝头的绷带裹着的手——他用左手驾驶汽车

萨拉:你的手怎么了?

保罗:被门挤了。

突然间,她出人意料地拿起他的手吻了一下。保罗被弄窘了,抽回手。

萨拉:怎么了?

保罗(露齿而笑):我不知道。我的手从来没有被人吻过;这种举止看来并不是美国式的。

她微微一笑,显得莫测高深,又一次拿起他的手吻着。

萨拉(像背书似地):哦,保罗,我在这儿确实很好,说到底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并且有了真正的方向。我正在学唱歌,学表演,而且找到了我的城市,维加斯就是我的城!

• 202 •

保罗(略带讥讽地):一个真正有趣的城,啊?

她打量着他,并且点头:“在太阳里有趣。”她再一次吻他的手。

保罗:我不打算见你的父亲,但是一旦我跑到他那儿,并且要是他问我,我会说你很好很快乐,已经找到了你的城市。你是不是为了这个才来的?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萨拉:我不知道。可能不这么想。

保罗:那么,现在你有什么困难,我怎么帮你的忙?

她把他的手放回到他的膝盖上,把身子挪得远一点:“我没有任何困难。”

保罗:那,为什么那三个猴子恫吓我,还要我离开维加斯?

好一会儿,她未作回答。然后,她慢慢地问:“你是否在赌场试过什么有趣的事?试过欺骗的或者什么勾当吗?”

保罗:这是我,萨拉,我是保罗·布赖恩。我不愿意赌博,我听说,赌场里的那些把戏是被一群暴徒控制的。

萨拉:每样东西都是被什么控制的。

他试图把恼怒隐藏起来,向前看了一眼路标。

29. 路标表明他们刚从内华达进入亚利桑那州

30. 保罗:我们到了亚利桑那了!

31. 俯拍

大峡谷的旖旎风光。

32. 双人镜头

保罗和萨拉边走边欣赏这里的风景,他胸有成竹地瞥了她一眼。她做着手势打了一个贵妇人式的哈欠。

保罗:我必须带你去犯个大错误。

萨拉:整个世界就是一个错误,而且再也无可挽回。

保罗:你说,骑着毛驴下到大峡谷谷底,怎么样?

萨拉:你返老还童了吧?行啊,行,保罗到哪儿去弄头驴呢?

保罗:请往这儿走,小姐!

33. 远景

大峡谷里,一队毛驴驮着旅游者正走着。

34. 招牌的特写

大峡谷汽车旅社——上面画有一个旅游者骑在毛驴背上的广告。

35. 旅社内景

36. 全景

一个乖僻的小老板,穿着牧童靴和蓝色紧身裤,让他们看看给萨拉准备的房子。保罗拿着她的轻便皮箱,小老板提着保罗的大皮箱。

保罗:不错,萨拉,啊?

老板:这是我们最好的一间啦!

萨拉(不安地):好极了,我就是想冲个澡……

老板:我去拿点冷饮来。

萨拉:我想洗淋浴。我相信你也希望冲个澡吧,保罗?

保罗(露齿一笑):我们都洗。

她脸上现出一种下意识的微笑,但是她的急躁是显而易见的。

旅社老板(不在意地):您喜欢大峡谷吗?

萨拉:哦,漂亮极了!漂亮极了!……

保罗:妙极了。

萨拉神经质地微笑着,然后拉住门。

老板走向窗子:您可以从这儿看日落。

萨拉:现在可不是时候!

保罗:走吧,看看我的房间。

老板(有点恼怒):行啊!……

临出门时,保罗同萨拉相视而笑,不过她仍有些不自在。萨拉站在房间中央,手里提着皮箱,看着两个男人走了出去而且关上了门。她深深吁了口气,然后颓然倒下,显出一种内在的精疲力尽。

她勉强起身，慢慢地、笨拙地从小皮箱中找出一只塑料盒，从里面拿出一只十分精致的皮下注射器，然后把棉花铺垫在手臂下面拿起注射器……

就在这时，门“咔哒”一声响，她转脸望去，保罗站在门口，他们彼此凄然地对视着。

保罗：那是什么，海洛因？

萨拉：不，我不知道。他们为我制造的一些可卡因，我知道，也许还有一点海洛因，并且还有一些别的玩艺儿，把它们凑合在一起混合成的。

保罗：你上瘾多长时间了？

萨拉：我不喜欢这些字眼儿。

保罗：你上瘾了没有？

萨拉：你需要氧气不是？你为了活命得呼吸，但不能说你对空气“上瘾”了吧？这是我的命根子呀！（吻了下塑料盒），我爱它！

保罗：你多大了？二十一岁？

萨拉：现在让我自个儿呆着，保罗，这会儿是成年人的时间。

保罗：你是个成年人？

萨拉：只要一会儿工夫，要是你让我打一针的话！

保罗：这玩艺儿每天要花你多少钱？

萨拉：一个子儿都不要。

保罗：他们给你这玩艺儿是出于爱你吗？

萨拉：嘿，那当然是因为他爱我。

保罗：他是谁？

萨拉（不耐烦了）：保罗，出去，走开！我还不大会给自己打针，并且——

保罗径直穿过房间奔来，从她手中夺过注射器。

萨拉：听着，保罗，现在六点了，我就应当得到补偿，这会儿我要如愿以偿！

她发出一声狂怒、急躁的喊叫，粗鲁地扑向他……这时，通向大厅的门打开了，凯庇出现在门前。

凯庇(命令保罗):出去，布赖恩。

萨拉(奔向凯庇，高兴地喊):哦，凯庇!

凯庇保护似地用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腰。

萨拉:凯庇，请把我的鸡尾酒给我，现在是鸡尾酒时间，真高兴见到你。

保罗(怀着厌恶，冲凯庇):你就这样引她上钩!

凯庇:没有谁勾引谁，人们是自己勾引自己。

萨拉(对保罗喊):把注射器还给我!

保罗望着她，没有动弹。凯庇向门外招了招手，斯特福同另一个曾同保罗遭遇过的男人出现在门外，凯庇冲保罗歪歪脑袋。他们向保罗扑来了。

37. 萨拉啜泣着，把脸藏到凯庇胸前

38. 保罗拿着注射器步步后退，他敲门。凯庇做了个手势，走向浴室。那两个打手上前猛掴保罗的嘴巴，捂着他的嘴，把他拽到了浴室里。凯庇溜到通走廊的另一扇门前。

39. 旅店老板(在门外):这是一点冰，您愿意放在这儿，或是放到另一个地方?

凯庇打开房门。

老板捧着托盘站在门外。

凯庇:来得正好，多谢!

旅店老板:这是一夸脱冰。

凯庇递给他一张账单，猛地关上房门;随即浴室里响起了厮打声。旅店老板在走廊里停下脚步，他困惑不解，十分焦虑——又是一阵厮打的声音。

小老板转回身向房门走来，突然房门打开了，斯特福站在门口，他龇牙裂嘴地笑着，并且露出威胁的意思。

斯特福：等你回到办公室，打电话来告诉我现在是什么时间。

小老板（亮出手表）：我这就可以告诉您——

斯特福（打断他）：我要办公室的时间，想从电话里听你讲。

小老板：是，先生。

他向大厅走去；斯特福监视着他，直到确知他已经离去，才回到房间里。

40. 房间内

其他歹徒压在保罗身上，他斜倚在床腿上不能动弹。萨拉正坐在一旁，用手背贴在面颊上，好像跳舞一样，她的身子也随之微微扭动，凯庇坐在她身旁，正往她静脉中注射麻醉剂。

凯庇（细声细语地）：觉着好些了吗？宝贝儿？

她抓起他的手亲吻着。镜头推向她。低沉的迪斯科音乐响起。

（叠化）

41. 夜。维加斯一旅馆

萨拉双手遮在眼前，她又在旅馆大厅那玻璃罩里跳舞了。她的身子不停地扭动着……

42. 凯庇坐在窗前的长椅子上懒散地瞅着她，一边在电话里悄悄地谈生意，他的贴身保镖斯特福在他身后徘徊着

保罗突然出现在凯庇的面前，长久地盯着他。

他逼向前去坐到了凯庇的桌子旁。

斯特福急步靠拢来，防范地把手伸向手枪套，凯庇也做着同样的动作。保罗把他的两只手抬起放到桌边，手上裹满了绷带。凯庇和斯特福这才松懈了下来。

凯庇：你是一个地道的蠢家伙，布赖恩，竟然还回到维加斯来！

保罗：我有一个问题，凯庇先生，在回答我之前，你可以同你的律师商量一下。

凯庇：什么问题？

保罗：你已在亚利桑那州被指控有重罪，原告人就是我，我的

控告对你们是致命的打击，它胜过对肉体的伤害和你的阴谋。我已经请求把你引渡到亚利桑那受审。你是愿意我们放弃引渡还是出庭受审呢？

凯庇：我不需要同律师商量，不需要放弃什么，没有人打算引渡我，你真是异想天开。在这家旅馆里我至少有一打内华达州的纳税人，他们会发誓证明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离开内华达。

斯特福：有两打人可以证明……

保罗：我可没提到哪个特别的晚上呀！

凯庇：你提到了，我可以掩盖它。

画外传来欢呼声。

43. 旅馆大厅里

人们对萨拉热烈地欢呼。她刚结束了她的表演向凯庇走来。

44. 酒吧旁

保罗：我已经打电话给萨拉的父亲。

凯庇：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这么卖劲儿地工作呢。你怎么哑巴了，斯特福！

斯特福（谄媚地笑了）：我该骂，（冲保罗）这里没有人能奈何凯庇先生，你还不明白吗？你真像你说的话那么蠢吗？

保罗：我的话蠢？这儿是内华达州管辖的城市吧？这儿是1966年美国的一座城市吧？

45. 萨拉靠近桌子，看着保罗

萨拉（她的表情显出急切的同情和关心）：保罗！哦，保罗，原谅我吧！

凯庇（粗鲁地）：他已经给你父亲打过电话了。

她的表情陡变。

保罗：萨拉，我是带了起诉书来对付你的朋友凯庇的。请你证明那天夜晚所发生过的事情。

凯庇：萨拉没有告诉过你吗？朋友！她和我不只是有一条协定。

• 208 •

这可真玩艺儿……你怎么不放聪明一点，忘掉这些事呢，啊？

保罗：对不起，我不能。

萨拉：保罗，保罗，离开我吧！

保罗：不行。我不喜欢你的这些朋友，不愿意他给你制造什么“真玩艺儿”。

他走了出去。

46. 拉斯·维加斯市一座政府大楼的外景

47. 内景

一位年轻的、看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保罗说：“布赖恩先生，我是这个地区的诉讼律师助理，可不是奇绩创造者！”

保罗（拿出一叠材料）：我并不是对奇迹的创造感兴趣，只是想使用法律的权利。这里是旅馆经理的证词，它对凯庇和他的爪牙们做了极好的描述，并且以确凿的证据表明我是怎样被殴打的。（又抽出其他材料）另外还有一个男人的证词，证明他曾经把凯庇一伙从小飞机场带到旅馆来。

律师助理：对亚利桑那州要求引渡的犯人我不能做任何事情，这您是知道的。并且，很可能这一切都从未发生过，因为他们既然下了赌注，那你的证人就不会再出现，或者他们会突然间丧失记忆力。布赖恩先生，我住在维加斯，我懂得什么事我可以尽责，什么事我爱莫能助。至于你被凯庇殴打的事，他是那些男孩子中的一个。

保罗：男孩子们？

律师助理：那是一些乌合之众，黑手党，黑社会集团，不管怎样，这星期里你在维加斯打的电话，被他们的小头目乔伊·卡纳窃听去了。他和凯庇很接近。

保罗：预审将在明天下午举行，亚利桑那州时间十五点整，你可以作为内华达州的观察员出席，我欢迎你前往。

律师助理：我会去的，（提高了声调）你知道不知道，你将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死的代价？

保罗(莞尔一笑):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您意下如何呢?

48. 旅馆休息厅。夜

萨拉在玻璃罩里的表演正达高潮——她边跳边对着麦克风唱歌,她闭着眼睛,或者用手挡着眼睛,呈现出一贯的冷漠神情。

49. 在一张桌旁,保罗和辛克莱先生正坐着观看。

50. 辛克莱的表情既伤心又惊诧。保罗同情地把手放在辛克莱的胳膊上。辛克莱环顾四周。

51. 服饰的特写

两上服饰讲究的西部牛仔正咧着嘴淫荡地斜视着萨拉。

52. 大厅内景,在另一张桌子旁

一位绅士模样的人,也许是欧洲人,他以一种不无蔑视的神态看着萨拉:“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宝贝,我也许会慷慨地给你……”

53. 辛克莱的目光从那些凝望着他女儿的人们身上移开。他感到窘迫不堪,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他望着保罗

54. 辛克莱:保罗,你没有孩子吧,是吗?(保罗摇了摇头)如果萨拉生活得不幸福,脾气倔强,不听话,我觉得那也是可以理解的。要不是我和我那已故的妻子的错误行为,保罗,你知道萨拉曾经是个好孩子,很讨人喜爱的孩子……(顿了顿,严肃地)她那个狐朋狗友,也就是那个教唆犯,现在在什么地方?

保罗:他在这儿开了个赌场,以旅馆作掩护(朝凯庇站的地方点了点头)。

55. 凯庇正以潇洒的风度,轻声低语地与他同桌的一对男女谈着什么。斯特福在桌后来回走动

56. 保罗和辛克莱

保罗:我同这里的地区诉讼律师助理交谈过,已经搞到了一些情况。凯庇是有妇之夫,还有三个孩子,他把他们藏在克利夫兰的费尼克斯或者底特律。在这种地方混饭吃的大多数人都这样干的。凯庇认识萨拉正是在她婚后感情破裂、情绪十分低落的情况下,是

他教会她吸那种东西的。我现在还搞不清他到底用什么东西给她配在一起,听说是一种奇特而昂贵的混合物。这种东西使她离不开凯庇。我想他有了这样一棵摇钱树,一定会粘住不放的了。

辛克莱的目光在凯庇身上扫来扫去。

辛克莱:他的孩子有多大了?

保罗:他有三个女儿,最大的十七岁。

辛克莱:如果有人把他的女儿也……他会怎么样?

保罗:他要干的事你是不会干的!

辛克莱(轻声说):你是说他很有势力,是吗?

57. 全景

萨拉在刺眼的灯光下,在一片掌声中洋洋自得地走出玻璃罩。当她经过一张桌子时,有个醉汉想占她的便宜,她以厌恶的神情熟练地躲开了。

58. 跟拍

萨拉向凯庇的桌子走去,对周围的一切毫不留意。当她经过保罗的桌子时,突然停下,眼睛顿时睁大了。

59. 辛克莱慢慢地从座位上站起,用忧郁的眼光看着她,保罗也站了起来

60. 萨拉犹豫了一下,并向凯庇的桌子望去,然后慢慢地走近她的父亲——

萨拉:你好,爸爸。

辛克莱:你好,萨拉,我……很欣赏你的……表演……

保罗:请坐(为她拉开椅子,萨拉很勉强地坐下)。

萨拉(对爸爸):谢谢。

辛克莱(苦笑了一下):你的表演和我们想像的不同,同送你去上芭蕾舞课那会儿也不一样了。

萨拉:我觉得在玻璃罩里腾空跳跃,双脚交叉是很不安全的。

辛克莱:你……看上去精神不错。

萨拉(对保罗):你已经把所有的丑事都告诉给他了,是吗?

保罗:是的,都说了。

萨拉(冷冷地):谢谢。(对父亲)对,我过得不错。自从我上瘾以后,我再也没有感冒过,你记不记得我以前得过多少次感冒?

辛克莱(忍不住发脾气):我的天哪!萨拉,你怎么这样随随便便地吸毒上瘾呢?

保罗拉了一下辛克莱的手臂,示意他要控制住自己。

萨拉:您是否愿意谈谈天气?

辛克莱:你现在马上就跟我回家,你甚至可以穿着这一身衣服跟我走,如果你愿意的话。

萨拉:我可以这样吗?您是心太好了。

保罗:萨拉,他想帮助你。

萨拉:我已经出头了,我找到了自己美好的生活,谁要你们帮忙?我觉得,需要帮助的是你们俩。(站起身)你们俩为什么不来欣赏欣赏音乐?我去看看能否给你们弄些那玩意儿来。(大笑)你会很快上瘾的,保罗,还有你,爸爸!

辛克莱(生气地):你简直在侮辱“爸爸”这个字眼!

萨拉:是的,不错。

辛克莱(既伤心又懊悔):萨拉,对不起,我不该大声嚷嚷。很抱歉,你是我的女儿,你现在有病,让我来帮助你吧!

萨拉:我没有病,我很好,好极了!

辛克莱:没有人会说自己很好,都需要……

萨拉:事情就是这样,我上瘾的时间太长了,已经没法改了。爸爸,我已经陷了进去,可你呢还没有。(向凯底的桌子走去)您不想见一见凯底吗?

辛克莱:你不介意的话,我最好不见他。

萨拉:他不如您?

辛克莱:如果你改变主意,需要我的话,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

萨拉:谢谢,希望你在维加斯过得愉快,这是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她大步向凯庇的软长椅走去。

辛克莱(对保罗):事情都让我搞糟了,是吗?

保罗:谁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处境,是很难对付的呀!

辛克莱(向他投去感谢的目光):谢谢。

61. 预审法庭。内景,全景

62. 审讯官身着便衣坐在桌后,前景有保罗、辛克莱、诉讼律师助理——这个人我们在拉斯维加斯见过,以及其他几位或坐或站的官员。还有我们曾在汽车旅社见过的小老板。保罗正逼近这个老板,他显然是被激怒了。

63. 保罗的中景

保罗:可是,你这回说的同你先前的口供全不一样了!

64. 双人镜头,保罗和老板

老板(看着手,困窘地):我现在就记着这些。

保罗:高个,白皮肤金头发?

老板:对,先生,一个高个的金发白种男人,或许,头发稍许发红,我没琢磨过这个男人。

保罗:而且,你没听到过任何殴打的声音?

老板:我听到一些声响,但我没看见任何事,而且也辨不清到底是什么声音。

保罗:那你在供词里为什么那么说呢?

老板:那是你整理好,硬塞给我的。

保罗(转过身):明白了。

65. 广角镜头

保罗向审讯官打了个失败的手势,后者正在草草地记录着什么。

审讯官:请把出租车司机带上来!

(跳切)

66. 出租车司机面部的大特写

这是个有色人种的男子,他似乎不太乐意地说:“我只能说我没看清楚。我不可能辨认任何人,我知道我说了就要负责的。”

67. 预审已经结束,只剩下地区诉讼律师助理和保罗两人

律师助理脸上露出遗憾的神情,温和地说:“布赖恩先生,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了。我说过了,适当动用点钱和权力就足以使人产生恐惧或贪婪,或者两者兼有,你的证人是不会讲实话的。我觉得,他们那伙人可以使法律不起作用。”

保罗被彻底击败了,十分生气,用缠着绷带的手擦了一下下巴。

68. 保罗:对不起,我浪费了各位时间,非常抱歉!

69. 夜。旅馆大厅。萨拉在玻璃罩里跳着舞,一组仰拍及俯拍交叉组接的快切镜头

70. 辛克莱的特写

看得出这是大厅的酒吧。但是镜头逼得那么近,上一场景的音乐仍继续响着。

辛克莱仰视着自己的女儿,他的神情忧伤,显得很颓丧。

71. 外景。特技镜头拍摄喷气客机的喷筒。发动机的轰鸣声引出夜色中的拉斯·维加斯机场

72. 辛克莱和其他一些旅客向入口处走去。机场播音员正在报告飞往雷诺和旧金山的班机就要起飞了

辛克莱手提小型公文包和一顶帽子,步履沉重而蹒跚。他经过一台自动售货机,上面写着:“再见拉斯·维加斯,阳光下充满乐趣。朋友,请再回来!”辛克莱厌恶地咧了一下嘴,他停下来,听到广播里在呼叫他。

广播员(画外音):德莱特·辛克莱先生,有人在问讯处找您!去旧金山的辛克莱先生,请去问讯处,有人找您!

辛克莱已经到了检票口,刚要检票,犹豫了一下然后退回。

空中小姐：先生，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辛克莱：下一班航机是什么时候？

空中小姐：要等到明天早晨。

广播员（画外音）：辛克莱先生，请您到问讯处去一下！

正当他束手无策之际，保罗跑了过来。他衣衫零乱，神情紧张而兴奋。

保罗：德莱特先生——

辛克莱：保罗，是你在叫我吗？

73. 双人镜头

保罗：是的，你记不记得那位诉讼律师助理说的话？他说：“使用金钱和权力……”他还说“他们可以使法律起不了作用。”

辛克莱：真不幸，一点不错。

保罗：你有钱有势，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不想办法“适当使用”一下。

空中小姐：登机吧，先生！

辛克莱：我马上就来。（对保罗）她已长大成人，她已经对我说清楚了这一点，看来她想过自己的独立生活。

保罗：德莱特，你该明白事情并非如此，她说这话，是吸毒的结果。

辛克莱（找票，检票）：现在世界上也许有一百五十万人关在监狱里，因为他们犯了罪。所有这些人都是有父母的，许多父母是无罪的。我想我也是无罪的。我不该为了她的罪恶而惩罚自己。

空中小姐：这是最后一次叫您了，先生。

辛克莱：我来了，谢谢你，保罗——非常感谢，再见了！

74. 保罗非常生气，但又不甘心自己的失败

75. 辛克莱开始向机舱口走去，忽然又站住了

辛克莱：如果她需要帮助，我会帮助她的。但我不会跪下来求她！

保罗(平静地):假若你的妻子还活着,做母亲的是不在乎下跪的。

辛克莱转过身,他向保罗走去。他们离开了飞机场往回走。

76. 夜。又一家赌场内景,摇镜头展示这里与凯庇旅馆的不同陈设

形形色色的赌博正在进行着,金钱和奢华……一支乐队忽隐忽现,奏响着一曲我们在下一场景仍能辨认出的旋律。

77. 赌场门外狭长的通道

保罗和辛克莱在走廊里,并肩走着,他俩换上了更整齐的衣服。他们走到一扇双层门跟前,伸手推了推,门锁着。他们疑惑地对视了一下,保罗在门的上端看到一样东西,用手碰了碰辛克莱,他俩一齐向上望去,看到一个遥控的闭路电视摄影机镜头在他们后部搜索着。

78. 双人镜头

保罗(耳语):看来我们上了闭路电视。

79. 门“咔嚓”一声开了,他们走了进去

80. 卡纳的房间内

外间的办公室装饰豪华:桌上放着电动打字机、计数机等等。通向里间的办公室打开了,卡纳先生走了进来。他约有六十五岁,身材修长,衣着整齐,略带意大利口音,戴着一副淡色钢架眼镜。

保罗:卡纳先生吗?

卡纳:是的,给我打电话的人是你吗?

保罗:是的,我是保罗·布赖恩。这是辛克莱先生。

卡纳:您当过参议员吧,辛克莱先生?

辛克莱:旧金山市市长。

卡纳:旧金山的牛排不错。

辛克莱:我也为我们的意大利餐馆骄傲。

卡纳:我是爱吃牛排的。(转向保罗)你就是那个说有要紧事找

我的布赖恩先生？

保罗：对，布莱恩。不错，是很重要的事。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把卡尔·凯底关进监狱，关他十年八年的。

卡纳：怎么，你赌输了？你在赌桌上从来不做手脚的呀！

保罗：我们听说您是他的老板。

卡纳（做了一个让人厌恶的表情）：今晚我有很多事要干，明天又要离开这里一段时间。他开他的赌场，我开我的赌场，谁是谁的老板，这从何说起？

他向另外一扇双层门走去。

保罗：我认为你最好听我们说一说，我们也许会做出一些让你和你的朋友倒闭的事来的。

卡纳（站在门旁）：你们有这么大的本事来改变本州的法律？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赌博业付给州政府的税率？百分之八十呢！（他喃喃地说着走了出去）哼，要让我们倒闭！

81. 保罗向双层门走去，推了推，门又锁上了。他对着门喊着：“我们的本事要比改变本州法律大多了。其他四十九个州都已公开宣布你们这样的赌博是非法的，我们要组成一个委员会来支持联邦宪法的修正案，难道你还有成功的机会吗？”

他看着辛克莱，辛克莱用手势表示保罗说得好，并说：“我们给他发个电报来。”

保罗很不情愿地转过身来，突然双扇门打开了，卡纳站在那里。

卡纳（背诵似地）：这个州里有三万五千人以赌博为生或与赌博有关。

辛克莱：我们知道大约有二亿美国人对公开赌博是持怀疑态度的，赌博为不少臭名昭著的人大开方便之门，他们把获得的不义之财投入到正常的流通领域中去，就像一件木制品上的一个洞，洞里有许许多多令人不快的粘乎乎的东西在爬。”

卡纳：你们这帮人疯了，该死的！

保罗：辛克莱先生决定投入他全部的资金，数目超过一亿美元，成立这个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修正案委员会。

辛克莱：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的许多朋友都会加入进来，有幾個人的影响很大。

卡纳：美国人是喜欢“赌博”的，他们上这里来就是来赌的，还要来见见裸体女郎，游游泳，晒晒太阳，你们为什么要来找麻烦呢？是赌博造就了这座城市。

辛克莱：我认为这里的旅馆，高尔夫球场和阳光不会消失。你的同伙凯庇给我的女儿提供尼古丁，我不让他这样干，一定要阻止他这样干。

保罗：另一件小事，凯庇打了我，我要送他进监狱，其他公民若这样对待我也是要进监狱的。

卡纳：你把我当作法官了？

保罗：我想只要你说一句话，证人们的记忆力就会恢复，法官就会送凯庇进监狱的。

卡纳（使劲盯了保罗一眼）：你们这帮人一定读了不少劝人为善的宣传材料。我不能帮你们什么忙，实际上，就是能帮忙，我也不会去做的。这是你们进来时的路，请吧！

82. 保罗和辛克莱向外走去

保罗：你好好地想一想后果，卡纳先生，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一成不变的。

83. 辛克莱举手表示再见，但不再向后看一眼

84. 保罗和辛克莱情绪低落走出卡纳的套间

保罗：实在抱歉，他不上钩。

辛克莱：没什么，我倒觉得这样试一下还是值得的，我们坐中午航班走吧！

保罗：我还有件小事要办。

• 218 •

辛克莱：什么事？

保罗：我发现了我的那位斯特福朋友，也就是凯庇的打手停车的地方了，我要去和他道别。

辛克莱：保罗，你可不会那一手。

保罗：不，他们那一套我不会。可是他们已经让我吃了两次苦头，德莱特，今晚我不奉陪了，明天早上我来送你上飞机。

辛克莱：我和你一起去，你不介意吧？

他们一同走出镜头。

85. 夜。停车场

保罗和辛克莱坐在围栏旁的一块石头上。

保罗：德莱特，你真的能从萨拉身边走开吗？把她单独留在这种地方？

辛克莱（摇摇头）：她同一个无用之辈结过婚。我曾经警告过她，她也知道我是对的，可现在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也许她和我一样顽固。她是个独生女，也许我不该像对儿子一样对待她。有时候我觉得她想跟我学，我对于她是一种刺激——使她愤怒。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最坏的人，可我又是她仅有的亲人。如果斩下我的手臂对她有帮助的话，我也是情愿的。但对她来说这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离开这里的缘故。

保罗（温和地）：没有子女，就不知道当父母的难处。

辛克莱：生孩子吧，保罗，最好多生几个。

他们突然停下来不作声了。随即传来了脚步声。

保罗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灌木丛的动静。

86. 斯特福向汽车大步走去，他一边打呵欠，一边解着他的领结。保罗跟在他的后面，斯特福听到动静急转身，保罗一拳出去正中他的下巴，又一拳打中他的腹部，在他的下巴上又打了一拳。斯特福低声咕嘟着什么，突然倒下拔枪。保罗又是一拳，把他的枪打落在地，又狠揍了几下。斯特福倒在地上，倚在他的汽车旁。

保罗(看了看他,假装很吃惊地):噢,对不起,我以为你是纽约州永克斯来的阿尔伯特·史密斯呢。

说罢他转身大步走开,抚摸着拳头,但心情愉快:“好了,我们可以对这座教堂兼学校的城市说再见了。”

87. 拉斯·维加斯某旅馆,辛克莱的房间

一只手提箱上有用姓和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图案。辛克莱的手正在关手提箱,他正收拾行装。

保罗(穿着旅行服装正在打电话):出租车就要来了。

地区诉讼律师助理出现在门廊处,同他在一起的是带着西部牛仔帽的副警长。

律师助理:你用不着叫出租车了,我要亲自送你们。

辛克莱:你说什么?

律师助理(对着副警长咧嘴一笑):奇迹发生了——保罗在亚利桑那州的证人们的记忆力恢复了,两个人都记起来了!他们发誓说,那一天就是凯庇在那里。开始他们一直不肯说的,你们使的什么魔法?

保罗:很简单,乔伊·卡纳对凯庇的友情没有他对另一样东西更忠诚,他更钟情于他的钱袋,也就是狂徒的钱袋。我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保罗和辛克莱互相交换了一下胜利的目光。

辛克莱(握住保罗的手):我希望你成为我竞选的总督,我会连任第三届的!

副警长:还有呢,布赖恩先生,曾经打过你的人中,有一个自愿在州法庭上出庭作证。

律师助理:自愿出庭?在这种处境下,你知道不知道这个词有多么出奇?

副警长:我听说卡尔·凯庇正气得发狂呢!

在开始时我们见到的那个年轻侍者出现在走廊里,他敲了敲

门框说：“辛克莱先生您能出来一下吗！”

辛克莱：找我？什么事？

侍者（神情不安地，低声）：有关您女儿的事，先生！……

辛克莱（很快向房门走去，并对律师助理和副警长）：请坐，我很快就会回来

88. 辛克莱跟着侍者走出来，侍者领着他下楼到大厅

萨拉衣著随便，戴着一副很大的太阳镜。

萨拉：您好，爸爸。

辛克莱：你好吗？

萨拉：不，不好，再过一个小时我就要发作了，但我不知道哪儿才能搞到它，我难受极了，如果我不立刻吸上一口，我就要散架了。

侍者：她实在受不了了，凯庇先生不再理她了，他自己也在发狂，他要进监狱了，是真的吗？

辛克莱：是的，不错。

侍者做了一个表示怀疑的姿势。

萨拉：爸爸，您说过如果我需要帮忙就找您，现在我需要您帮助我。

辛克莱（对待者）：太感谢你了！

侍者：不，不用谢。（局促不安地对萨拉）我不走远。

萨拉：谢谢！

萨拉（对父亲轻声地）：我的牙齿开始打架了，我知道现在还不到发作的时候，但毒瘾上来了，快想办法吧，一会儿工夫我就会全身战栗！我告诉您我知道的每个人的名字，他们之间也许会有联系。

辛克莱（大声喊）：保罗！（又对萨拉）萨拉，我马上就来——但不会帮你那种忙。

萨拉：什么？您说什么？

辛克莱：我送你去医院。

萨拉见保罗走来，她转身疾步离开他们，又生气又不安。她一边走，一边露出苦笑。

保罗(高声喊叫):萨拉!

萨拉停下。保罗和辛克莱急急地向她走去。

保罗:萨拉,听你父亲的话吧!

萨拉:去医院躺在病床上?

保罗:这是你唯一的选择了!凯庇的事一暴露,你想这里会有人帮助你吗?他们都不会走近你!你父亲的方法,至少可以让你得到药物治疗,帮你戒毒。

萨拉:那又怎样?戒毒以后又怎么样?

辛克莱(拉着她的手臂):来,咱们走吧。

萨拉:咱们走吧——你觉得我只有十二岁,可以把我拉回去?

辛克莱:的确有人要把你拉走,但并不是我。

侍者提着辛克莱的行李走过来。

他们开始走下楼梯。

89. 旅馆外

出租汽车司机在车旁守候。有几辆车停在他的前面。街道对面也停着一辆汽车。

凯庇坐在司机座上,座位旁放着一只棕色纸袋。他的手放在纸袋上,眼睛盯着旅馆,脸上露出仇恨、烦乱的表情。他又发动起引擎,让车随时可以开动。

保罗、辛克莱、萨拉、律师助理、副警长和侍者,他们向旅馆门外走来。萨拉和辛克莱在前,辛克莱用一只手臂搂着萨拉的腰,他们走到大门口。

90. 凯庇的汽车内

凯庇从纸袋里拿出自动步枪,开始瞄准。

91. 保罗等一行人正走到摩登的玻璃前厅门口

萨拉和辛克莱在门旁,正要走出去,萨拉被绊了一下。辛克莱

忙用一只手扶起她，露出温柔的父爱。保罗走在他们的后面。他和辛克莱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那是心领神会和怜悯的目光。

萨拉(十分艰难地振作起来):谢谢,对不起,没事了。

92. 他们走出大门,走入汽车道……突然一声枪响,保罗吃惊地停住,向四周察看。其他人好像没有听到枪声,继续往前走。保罗看着副警长,他刚好最后一个走出转门。

副警长知道有人打枪,但不知道是对着他这一行人的。又一声枪响——这次他知道枪声很近,赶紧拔出枪……

保罗:卧倒!

其他人都停下,律师助理向萨拉和辛克莱奔去,他们俩也在人行道旁的矮树丛附近卧倒。

副警长举着枪向前跑着——又一声枪响。

93. 汽车内

凯庇正仔细地瞄准。……

94. 旅馆外

所有的人都卧倒,只有副警长一人正在瞄准那辆汽车——枪响——副警长中弹。旋转一周,倒下……

保罗弯着身子向副警长身旁跑去——又听到一声枪响。保罗跃身扑向副警长扔下的那枝枪,然后滚进人行道旁的矮树丛里。

保罗在树丛中很快地抬起头瞄准,开枪。凯庇回了一枪,保罗又开了一枪。

凯庇被击中。

保罗和律师助理向前跑去,向车里察看,凯庇已经死了!

95. 辛克莱(站在萨拉身旁,对旅馆里边喊):快去请个医生!叫辆救护车……

保罗和其他人都向辛克莱跑去,副警长也站了起来,显然伤势不太重。

辛克莱:她被击中了!我以为他是对着我瞄准的,可是,被打中

的却是萨拉。大家都走近辛克莱和萨拉。

萨拉的太阳镜碎了，落在她的身旁，她痛苦地动了一下身子。辛克莱在她身旁跪下：“宝贝，医生就要来了，马上就到，我们离那个新建的大医院很近很近……”

保罗也跪下来。

萨拉闭上了眼睛，辛克莱摸着她的脉搏，把头放到她的胸前，听听是否还有心跳。律师助理也跪在她身旁。辛克莱抬起头来，脸上是恐慌的神情。

律师助理：她死了，辛克莱先生，太遗憾了，她是一个好……一个好姑娘……

96. 远处，救护车呼叫着奔驰而来

97. 辛克莱(向救护车望去)：他也用不着住监狱了。我也没有救出我的女儿，我们双方都失败了。可那个黑手党头头卡纳先生，他还照样干他的营生！

保罗：也许那个委员会比我们原先设想的更好、更有理。

辛克莱：也许是吧！

他凝视着女儿，表情和缓了一些，蹲下去说：“也许是吧……”

(淡出 完)